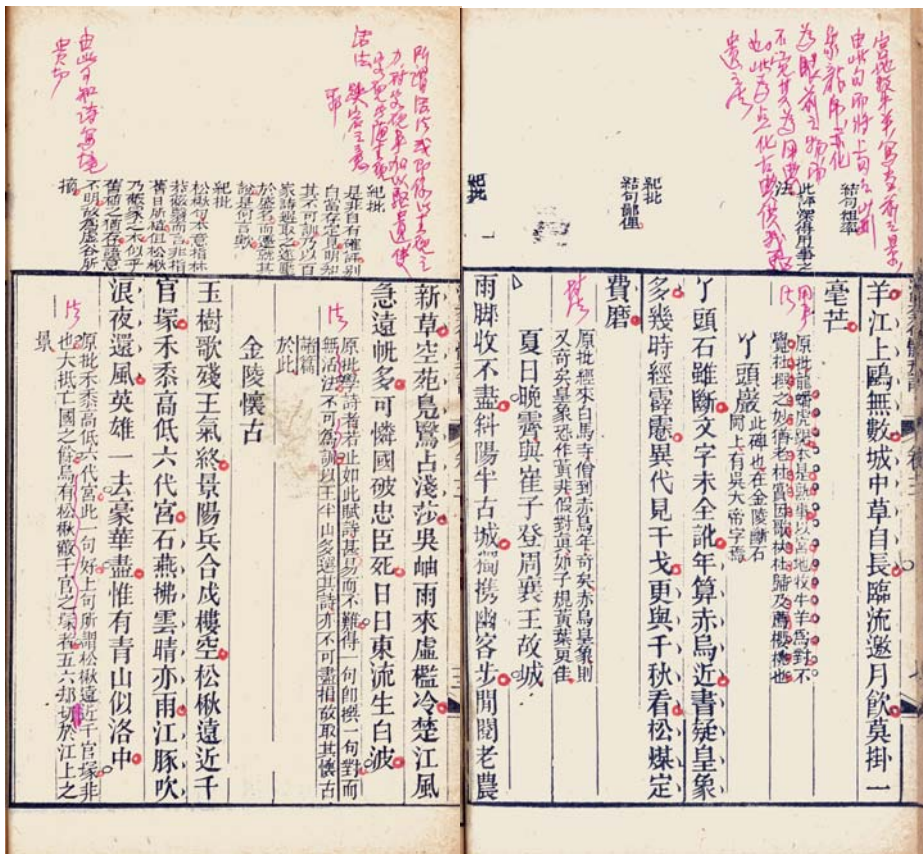


館藏文物選粹：徐復觀先生手稿(十四)

謝鶯興解說



徐先生在《中國文學論集續篇》之〈附錄詩文舊稿〉說：「余愧不能詩，有所作，亦隨即棄去」(1980年10月20日記)，〈中國文學論集續篇自序〉(1981年5月1日撰)亦說：「我頗能論詩，但不能作詩。作詩不僅要多讀多做，下一番勤苦鍛鍊的工夫。並且詩人的精神狀態，和學人的精神狀態，並不完全相同。」從其贈之《瀛奎律髓刊誤》，間見硃筆句讀，書眉亦間見硃筆批語(上之書影)，如左半葉之「原批龍蟠虎踞本是熟事，以宮地牧牛羊為對不覺杜撰之妙」一說，批云：「宮地牧牛羊，寫當前之景，由此句即將上句之以形象龍虎亦化為眼前之物，即不覺其為用典也。此為點化古典供我驅遣之法」。

右半葉之「原批學詩者若止如此賦詩甚易而不難。得一句即撰一句對，無活法不可為訓」一說，批云：「所謂活法，或即係以直觀之力，對客觀事加以驅遣，使客觀隨主觀跌宕之意耶」。從此二半葉所見，或可知他認為「學人是以鑽研揭露的心境來讀書，讀書必求甚解」的「也常因鑽研揭露而對書才有所得」之「得其間」，故自云：「頗能論詩」。